

DOI: 10.13288/j.11-2166/r.2017.24.020

综 述

“以皮治皮”理论源流及研究进展

龙声志¹, 吴贤波^{2*}

(1. 贵阳中医学院研究生院, 贵州省贵阳市市东路 50 号, 550002; 2. 成都市新都区中医医院)

摘要 “以皮治皮”是以动植物的皮部入药治疗皮肤疾病, 它源于中医“取象比类”思维, 是中医药治疗皮肤病的一大特色。“以皮治皮”理论的发展, 是历代医家临证用药经验的总结与升华。从动物皮类药物的药理研究、植物皮类药物的药理研究及“以皮治皮”思想的临床应用等方面阐明其进展。

关键词 以皮治皮; 皮类药; 皮肤病

“以皮治皮”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创立的治疗皮肤病的学术思想,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中提到“以胃治胃”“以皮治皮”理论, 是中医“取象比类”思维的典型表现。中医古籍中也记载了诸多用皮类药物治疗皮肤病的经验之方,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 皮类中药在皮科的临床应用及治疗机理的相关研究也从未间断。我们对“以皮治皮”的理论源流及现代研究进展进行论述, 为该理论的现代应用提供参考。

1 何为“取象比类”

“取象比类”思想最早见于《易传·系辞》, 曰“天垂象, ……圣人象之, ……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 ……以类万物之情”。“取象比类”的基本形式主要通过比喻, 以一种事物的性质来解释说明另一种事物的性质^[1]。《素问·离合真邪论》曰“天地温和, 则经水安静, ……亦如经脉之得风也, ……其至也时陇起”, 便是通过“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来剖析六淫邪气作用于人体后所产生的病理变化。中医学将“取象比类”渗透在各个环节, 又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人体复杂的生理病理, 探索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诊治规律, 从而达到对人体的了解^[2]。“取象比类”作为一种基本的思维, 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物质与意识间相互渗透的特点。

“取象比类”思想通过感性认识使用了直观而

形象的方式来表达自然界的抽象意义, 又通过类比与象征的概念, 把握对世界内在规律的探求, 从而上升到理性认识初级阶段的高度^[3]。所有临床活动思维, 都是从点滴症状仔细搜索开始, 从而构成了“取象”, 再将取象来的思维经过大脑加工一步步深化成结论, 再来推理和认识, 达到“比类”^[4]。中医学有着典型的“取象”思维, 通过这种“取象”来发现已知对象和研究对象之间在性质上的表达存在诸多相似, 既具有可比拟特点, 还有一定的规律可循, 以此进行适当类比, 进行适当的有机结合, 再来标志、总结, 最终达到模拟、理解、认识客体为主要目的的结果^[5]。“取象”的维度并非仅仅局限于具体事物的表象、事象, 其偏重还在于事物间的动态属性与功能结构^[6]。这其中还包括了中药药象学, 如“诸子皆降”“诸花皆升”等, 通过中药的季节、形态、生长、药用部位等方面属性, 分析其属于升发或沉降的性能, 来说明中药属升还是属降的不同特性。以中药形态之象表明本原之象, 不仅能从宏观上认识中药药性, 也能将药性、人体以及自然界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来探讨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内在本质及其运动变化的规律^[7-9]。

借助“取象比类”, 中医在缺乏观测、检验手段的条件下辨证治疗疾病, 仍能取得很好的治疗效果。

2 何为“以皮治皮”

通过以上分析, 不难看出“以皮治皮”理论与“取象比类”思维之间的联系。中医学通过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1460706)

* 通讯作者: edutcmwu@163.com, {028} 83970120

“整体观念”将“取象比类”当作最基础和最常用的思维之一，回顾性地指导中医学如何看待自然、生命、人体、疾病发生发展及其防治规律，为“以皮治皮”理论的创新研究赋予合理的科学假说，从而创立重要的理论基础，为其开展医学实践研究提供了可寻的切入点，是中医学创新理论的主要源泉之一^[8]。

“以皮治皮”思想是“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在中医辨证论治指导下的运用，是一种取于表象，回归抽象，再取于形象并辅以临床的方法论^[9]。“以皮治皮”就是以动物或者植物的皮经过加工处理后作为药物使用来治疗皮肤相关疾病^[10]。《周易》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用以寓意人与自然环境存在共相感应，各从其气类，故可以动植物体表之皮来作用于人体之表皮，使邪气得散，正气得复^[8]。《黄帝内经》曰“风邪客于肌中，……则为痒也。”皮类药物多具有祛风清热之功效，作用于肺卫，以熄风清热。《神农本草经》共载药 365 种，所举的皮药中，“疗痛疮”就有植物之皮牡丹皮，“主虫毒”的有动物之皮蛇蛻，以及桂皮用来“和颜色、通血脉”，香加皮用来“疗疽疮、治阴蚀”等，均为皮类药物治疗皮肤疾病的先例。《千金方》以楝树皮烧灰与猪膏调敷治疗多种恶疮。《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记录的木兰皮膏可消除酒毒渣疱等多种热疮。《太平惠民和剂局方》中具有祛风润燥、解毒杀虫功效的就有桦皮散，既可消风瘾疹，又可治疮疥毒。《本草纲目》以蝉蛻来祛除痘疮，缓解瘙痒。《本草便读》以白僵蚕煎汤洗蛇皮癣。《医学衷中参西录》把蛇蛻当作君药来治疗癩证。古方“以皮治皮”的例证远不止这些。中医学认为，皮肤为五脏六腑之外候，外邪侵袭首当犯肺，肺在体合皮，皮肤毛窍受损，病位在皮，则可发瘙痒、瘾疹，借助“以皮治皮”思想，便可考虑选用合欢皮、牡丹皮、紫荆皮、蝉蛻等祛风之品^[12]。

皮肤遍布于周身，紧密连接，具有抵御邪气、维持生命活动的功能。正因如此，当体质较弱或邪气较盛时，各种皮肤病就可直接发于肌表。历代医家在诊治皮病时常遵从“以皮达皮”思维，在辨证基础上以皮类药物治疗。皮类药物既源于植物皮部，也源于动物表皮，同人体表皮一样为生物体的藩篱，所以大多皮药能够固卫肌表、祛风散邪^[13]。《成药便读》解释五皮饮治疗皮水时说道“皆用皮者，因病在皮，以皮行皮之意”，认为由于病变部位出于皮肤，运用皮类药物便可直达皮肤，使皮

水得散。《侣仙堂类辨》提到“皮以治皮，……各从其类也”，同样是中医学“以皮治皮”理论的延续。然而所谓“以皮治皮”并非所有组方完全都使用皮药来治疗疾病，就像方剂证型也存在药物加减一样，在使用皮药时可以皮药为君，也可通过经方加减使用皮药，这在辨病时仍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以皮治皮”理论体现了中医的直观疗法，随着现代药理学的发展，研究者对于动植物皮类药理作用的研究从未间断，皮类药物在皮肤科的临床应用也逐渐增多。

3 皮类药物的药理研究

德国科学家施米德贝尔最先开创实验药理学，其思想也奠定了近代药理学的基础。通过实验药理学的方法，分离提取皮类中药的有效成分，研究皮类中药的配伍应用，对于皮类中药剂型的改良、疗效的提高以及药物毒性的减少，均提供了科学实验依据。然而不同皮类中药的活性物质差异较大，使得它们的药理作用保持着各自的特异性。

3.1 动物皮类药物的药理研究

蝉蛻为蝉科昆虫蚱蝉的幼虫变为成虫时蛻下的体壁，能够疏散解表、透疹消炎、利咽开音、明目退翳、熄风止痉。现代研究发现，其含有大量的甲壳质及有机酸类成分，并富含多种微量元素，能够抑菌、解热、抗炎，特别是其水提物乙酸乙酯能有效抑制金黄色葡萄球菌，可用于毛囊炎、破伤风、荨麻疹等多种皮肤病的治疗^[14-15]。蛇蛻是游蛇科乌梢蛇换皮时蛻下的表皮膜，具有消肿解毒、明目退翳的疗效，研究发现，其内含有多种药用氨基酸，可保护皮肤细胞，常用于治疗疗疮痈肿、瘰癧、疥癬及皮肤瘙痒病症^[16]。阿胶也是皮科常用药物，由马科动物驴的干皮或鲜皮煎煮后浓缩而成，具有滋阴补血、延年益寿等功用，内含皮胶原及氨基酸等成分，不但能提高人体自身的免疫作用，还能抑制皮肤老化^[17-18]。干蟾皮是蟾蜍科动物中华大蟾蜍的干燥皮，化学成分含有蟾毒色胺类、蟾蜍二烯羟酸内酯类、甾醇类等，具有提高免疫、抗肿瘤、抗病毒等功用，治疗咽喉肿痛、带状疱疹、痈肿疔毒等病症的疗效确切^[19-20]。动物皮类药物中，有既能延缓衰老又具抗癌作用的猪皮，还有能促进皮肤生长的大象皮，有增强皮肤张力、消除皱纹、预防癌症的鲨鱼皮等。这些药物均能作用于皮肤，治疗多种皮肤疾病，维持肌肤活力。

3.2 植物皮类药物的药理研究

牡丹皮含有牡丹皮酚、牡丹酚苷等成分，对于

多种细菌都能起到抑制和杀灭作用,还能控制凝血,促进皮肤伤口创面愈合,对细菌性、过敏性皮肤病均有很好的疗效^[21-22]。五加皮是五加科植物细柱五加的根皮,富含维生素 B₁ 及鞣质等多种化学成分,可刺激细胞免疫力,抗炎镇痛,抗疲劳,改善微循环,增强抵抗力,延缓皮肤衰老^[23-24]。地骨皮为茄科植物枸杞的根皮,含有醋酸乙酯及酰胺类物质等化学成分,不仅能抗炎解热、降血压、降血糖,还能加快皮肤胶原沉积,修复皮肤缺损,促进烫伤皮肤的愈合^[25-26]。秦皮中含有秦皮乙素、鞣质等成分,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的作用,能保护光损伤,研究发现,其能延缓小鼠的衰老,临床上常辅助治疗多种皮肤病^[27]。白鲜皮的抗炎作用较强,药理研究发现,其能有效抑制小鼠耳部肿胀程度,皮肤科中常用来治疗急慢性湿疹、银屑病等难治性皮肤病^[28]。桑白皮有抑菌活性和抗炎功效,能抑制血管通透性增加,抑制组织增生及肉芽形成,可治疗多种皮肤病,还能抗氧化、解毒、降血压、利尿、抑菌^[29-30]。还有能治疗荨麻疹的冬瓜皮^[31],能调节细胞免疫、抗肿瘤、具有免疫干预等多种生物学功能的合欢皮^[32]等。

4 “以皮治皮”思想的临床应用

以古方“五皮散”加减来治疗皮肤病,是皮类药物应用的典范。五皮散原方有二,一方见于《是斋百一选方》,由茯苓皮、大腹皮、桑白皮、陈皮、生姜皮组成;一方见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由茯苓皮、大腹皮、地骨皮、五加皮、生姜皮组成。二方均有化湿利水消肿之功效,前方偏于行气,后方偏于除湿,均用于全身水肿,胸腹胀满,是古人治疗皮水的经验之方。当代医家赵炳南的经验方“多皮饮”就是根据其方加减而成,由上二方合用去陈皮,加冬瓜皮、白鲜皮、牡丹皮、扁豆皮、川槿皮组成,临床上用来治疗急慢性荨麻疹和湿疹,方中全用皮类中药,以皮入皮兼利水,构造了治疗皮水的主方^[33]。有研究者^[34]运用此方为基础加减治疗慢性荨麻疹患者 30 例,有效率为 76.7%。一项研究^[35]通过此方加减治疗慢性荨麻疹患者,治疗 30 例,痊愈 10 例,病情好转 20 例,有效率达 100%。艾儒棣基于“以皮治皮”法,临床上以五皮饮(桑白皮、牡丹皮、地骨皮、紫荆皮、白鲜皮)加减治疗荨麻疹、湿疹、神经性皮炎等皮肤病,收到很好的疗效^[36]。另有研究者^[37]以五皮饮加减分别治疗气血不足、肝郁气滞、肝肾亏虚等证型的荨麻疹患者,有效率达

78.95%。胡世俊^[37]自拟胡氏五皮饮以上方去牡丹皮,加合欢皮配伍而成,运用其加减方再适当辅以外用药来治疗慢性湿疹、皮炎、脓疱疮等皮肤病,收到良好疗效。杨家明等^[38]在以上方去紫荆皮,加陈皮、合欢皮、大腹皮作为七皮饮来治疗大鼠银屑病动物模型,发现经治疗大鼠皮损部位有明显改善。

皮类中药组成的方剂运用于皮肤病时多能达到事半功倍的疗效,一项研究^[39]单以牡丹皮与酒精配制酊剂治疗寻常型痤疮患者 62 例,有效率达 95.2%。两项研究^[40-41]用乌蛇蝉蜕汤加减治疗荨麻疹,均取得良好疗效。有研究者^[42]以十皮汤外用治疗特应性皮炎,发现其在减轻皮损程度及皮肤瘙痒等方面的作用与对照组相比疗效更佳。另有研究者^[43]通过地骨皮饮加减治疗小儿虚火灼络型过敏性紫癜患者 38 例,总有效率达到 86.8%。研究^[44-45]显示,以象皮与牛皮分别配伍为膏药治疗家兔疮疡动物模型,给药组伤口愈合速度均优于空白组,可收到较好的疗效。在象皮匮乏的条件下,黄牛皮还可代替象皮治疗溃疡久不收口等疾病。张胜荣等^[46]以五藤五皮饮加减治疗过敏性紫癜,方中以皮药、藤药为主药,适当加减解毒、凉血、补脾之品,疗效显著。黄亚娟等^[47]以防风五皮汤治疗 60 例慢性荨麻疹,总有效率达 91.7%,方中除皮药外,还加有防风、紫草、夜交藤,实属“以皮治皮”思想的灵活运用。

5 小结

“以皮治皮”虽形象地描述皮类药物用于皮肤病的诊治,但也并非仅局限于皮肤科,各科室在诊治疾病时均可变通使用。动物皮类有时也并非只当做药用,异种皮在取代自体皮和异体皮移植的研究上已取得重要进展,对动物皮进行水解,也可以得到胶原、明胶、多肽等多种产物,在生物医学材料方面都得到了广泛的应用^[48]。但是皮药虽多,临床应用时,还需结合患者体质,根据中医辨证论治,才能达到最佳疗效,“以皮治皮”思想将继续用于治疗更多难治性皮肤病。

参考文献

- [1] 王前. 中国传统科学中“取象比类”的实质和意义 [J]. 自然科学史研究, 1997, 16(4): 297-303.
- [2] 王娇娇, 周荣易, 高卫萍. 中医学的认知方法: 取象比类法 [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6, 22(10): 1317-1318.
- [3] 张汉宜. 试论“取象比类”是中医理论的精髓 [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6, 31(12): 4899-4901.

- [4] 屠执中. 到底是“取象比类”还是“取类比象” [J]. 上海中医药杂志, 2006, 40(10): 2.
- [5] 张其成. “象”模型: 易医会通的交点: 兼论中医学的本质及其未来发展 [J]. 周易研究, 2002(2): 71-80.
- [6] 李伯华, 张苍, 张广中. 取类比象在皮肤病湿邪与除湿治法教学中的应用 [J]. 时珍国医国药, 2016, 27(6): 1512-1513.
- [7] 肖敏, 雷晴, 陈明岭, 等. 艾儒棣教授以皮治皮治疗皮肤病经验浅析 [J]. 四川中医, 2016, 34(1): 3-4.
- [8] 朱慧婷, 张苍, 蔡念宁. 中医取类比象思维在皮肤科的应用 [J]. 中医杂志, 2013, 54(15): 1286-1288.
- [9] 唐元瑜, 纪立金. 水象思维下对温病养阴生津法治疗作用的再认识 [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7, 32(2): 432-434.
- [10] 唐自慧, 龚树材, 张玉雯, 等. 浅谈“以皮治皮”在治疗皮肤病中的运用 [J]. 黑龙江中医药, 2010, 39(6): 8.
- [11] 欧阳恒. 论难治性皮肤病之诊治 [J]. 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7, 27(4): 4-6.
- [12] 李春霄, 赖江, 李天浩. 黄莺教授辨治瘙痒经验 [J]. 新中医, 2015, 47(5): 13-15.
- [13] 张永清, 王振国, 滕佳林. 中药药性影响因素研究: 药用部位与中药药性 [J]. 山东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9, 33(4): 269-271.
- [14] 高长久, 张梦琪, 曹静, 等. 蝉蜕的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研究进展 [J]. 中医学报, 2015, 43(2): 110-112.
- [15] 张普照, 靳亮, 万红娇. 11 种昆虫提取物的抑菌活性研究 [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2016, 22(7): 161-164.
- [16] 叶红, 唐鑫生. 乌梢蛇不同生长时期蛇蜕的氨基酸分析 [J]. 中国中药杂志, 2007, 32(11): 1091-1092.
- [17] 张飘飘, 阎晓丹, 杜鹏程, 等. 阿胶的化学成分及其药理学研究进展 [J]. 山东医药, 2016, 56(9): 95-97.
- [18] 张喆, 胡晶红, 李佳. 阿胶基本属性管见 [J]. 中成药, 2014, 36(9): 2000-2001.
- [19] 曾洋, 张爱军, 文筱. 干蟾皮的研究进展 [J]. 中国医药科学, 2011, 1(15): 39-41.
- [20] 李光勇, 张娟娟, 顾雪竹. 蟾蜍皮的临床应用概况 [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2014, 20(14): 235-238.
- [21] 傅若秋, 孟德胜, 胡大强, 等. 牡丹皮水提物及醇提物的抗菌作用研究 [J]. 中国药业, 2010, 19(18): 414-415.
- [22] 焦少珍. 牡丹皮有效成分的药理及分析方法研究进展 [J]. 肇庆学院学报, 2006, 27(5): 46-50.
- [23] 余红, 郑冬, 蔡健, 等. 五加皮杨梅树皮及其复方制剂药对小鼠抗疼痛效果的研究 [J]. 时珍国医国药, 2012, 23(5): 1151-1153.
- [24] 谢世荣, 黄彩云, 黄胜英. 五加皮总苷的抗衰老作用研究 [J]. 医药导报, 2003, 22(4): 226-228.
- [25] 孟令杰, 刘百联, 张英, 等. 地骨皮化学成分研究 [J]. 中草药, 2014, 45(15): 2139-2142.
- [26] 叶田园, 李志勇, 李彦文, 等. 地骨皮提取物对热损伤大鼠皮肤成纤维细胞的保护作用 [J]. 时珍国医国药, 2015, 26(11): 2641-2643.
- [27] 周元升, 谢蔚鹏, 薛亚倩. 秦皮醇提物对亚急性衰老小鼠的抗衰老作用 [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2014, 20(22): 122-126.
- [28] 杨桂明, 艾丹. 白鲜皮抗炎有效部位的研究 [J]. 时珍国医国药, 2010, 21(9): 2209-2210.
- [29] 杨利红, 赵费敏, 张特, 等. 桑白皮抗炎活性成分的分离及抗炎机制研究 [J]. 中华中医药学刊, 2016, 12(34): 3008-3012.
- [30] 韦媛媛, 徐峰, 陈侠, 等. 桑白皮提取物抗炎实验研究 [J]. 广西工学院学报, 2006, 17(4): 23-26.
- [31] 张帅中, 梁雪. 冬瓜皮药用价值及综合利用研究进展 [J]. 现代农业科技, 2016(9): 286-288.
- [32] 俞琦, 蔡琨, 田维毅. 合欢皮总皂苷对 H22 荷瘤小鼠细胞免疫功能的影响 [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2016, 22(15): 143-148.
- [33] 赵炳南. 简明中医皮肤病学 [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4.
- [34] 任斌. 多皮饮治疗慢性荨麻疹 [J]. 四川中医, 2006, 24(5): 70-71.
- [35] 刘峰. 多皮饮治疗慢性荨麻疹 30 例 [J]. 安徽中医学院学报, 2002, 21(5): 23.
- [36] 栾永红. 用五皮饮加减治疗荨麻疹的临床经验 [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0, 16(10): 959-960.
- [37] 胡世俊. 胡氏五皮饮治多种皮肤病 [J]. 四川中医, 1991, 9(11): 43.
- [38] 杨家明, 李静, 王超, 等. 中药“七皮饮”对银屑病样皮损小鼠模型不同组织 β -内啡肽的影响 [J]. 天津中医药, 2015, 32(11): 675-678.
- [39] 侯刚健, 苗方. 牡丹皮酊的制备及临床治疗寻常型痤疮疗效观察 [J]. 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 2009, 11(11): 134-135.
- [40] 李之霞. 乌蛇蝉蜕汤治疗荨麻疹 [J]. 山东中医杂志, 2003, 22(8): 461.
- [41] 宋文萍. 乌蛇蝉蜕汤治疗荨麻疹 48 例 [J]. 实用中医药杂志, 2007, 23(2): 82-83.
- [42] 薛素琴, 谭金华. 十皮汤对特异性皮炎患者皮肤屏障功能影响 [J]. 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 2011, 17(14): 282-283.
- [43] 尚国旗, 秦曼, 刘丽敏. 地骨皮饮治疗小儿过敏性紫癜 38 例 [J]. 中医儿科杂志, 2012, 8(4): 35-37.
- [44] 刘芳, 陈宝元. 牛皮方生肌膏与象皮方生肌膏病理对比研究 [J]. 辽宁中医杂志, 2012, 39(12): 2506-2507.
- [45] 刘芳, 陈宝元. 牛皮与象皮方生肌膏治疗溃疡伤口脓液生化研究 [J]. 时珍国医国药, 2013, 24(6): 1281-1283.
- [46] 张胜荣, 张卫红. 五藤五皮饮加减治疗过敏性紫癜 [J]. 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 1995, 18(5): 69.
- [47] 黄亚娟, 周兵, 王红梅. 防风五皮汤治疗慢性荨麻疹 60 例 [J]. 湖南中医杂志, 2012, 28(3): 58-59.
- [48] 赵倩, 曾睿, 王康建, 等. 动物皮在生物医学材料中的应用 [J]. 皮革与化工, 2009, 26(4): 19-27.

(收稿日期: 2017-07-06; 修回日期: 2017-08-20)

编辑: 黄 健